

“碰碰香”之思

□蒋巍



芳香，无声无形无际，漫过远近时空，就像握不住风，却是温润人类心灵、推动文明进步的软动力之一。曾经，我行走全国各地，采访扶贫，就是一束小巧的“碰碰香”与我相伴而行的。

小时候，最初的文学梦，是钻进被窝、躲在手电筒下的《一千零一夜》背后的。可父亲为了让我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全天下”，鞋底子都打飞了。后来进入哈尔滨第三中学高中部后，我立志考进北大，1968年果然如愿进入“北大”，不过后面要加一个“荒”字——北大荒。那是在黑龙江南岸、小兴安岭深处的一个农场，确实非常荒，“棒打狍子瓢舀鱼，野鸡飞到饭锅里”是常事。但最苦恼的，还是找不到书看。终于有一天，在队部炕头发现半本书——恩格斯《自然辩证法》，在我看来就像“天上掉下来的馅饼”。我悄悄掖进裤带偷回知青大宿舍，入夜钻进蚊帐，靠一盏小油灯如饥似渴地读着。

20世纪末进入中国作协后，我的视野终于变得广阔了。那是一片八面来风的精神高地，纸张落地都有轰响。目光所及，一望无际，连接着千山万水和城镇乡村。所有的书行如同一台巨大的手风琴，回荡着历史与时代、思想和激情的恢宏交响。许多年间，我随身带着笔记本电脑和一盏小台灯，翻山越岭、进村入寨，去寻找历史的歌声和大地的激情。窑洞前、炕头上、村舍中、木船上，听乡民们倾诉，有时会感动得热泪横流，喊房东赶紧“拿纸来”；有时会哈哈大笑，围观的三姑二大爷也跟着笑。几十年的历练让我有了一个本事，就是能把人的眼泪整出来。

由此想起老伴对我的一句概括，“虽是老骥，并不伏枥”。我以为，这样的生活不仅有意义，也有意思、有温度。数月前，我去了西藏，当地朋友都说我这个岁数不该上高原了。但高原上那些巍峨的雪山和惊心动魄的美还是强烈地吸引着我，

还好，高原反应仍能挺住，但晚上必须吸吸氧气。在高原，我走访了一些城镇，到不少藏族百姓的家里做客。这里的牧民都上了楼，五颜六色的帐篷成了中外游客的住处和举杯狂欢的景点，宽阔的院子里停放着各种车辆，很多牧民甚至开着越野车去放羊了。

在天山脚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，我写了世界上最独特的一支“军队”。当初来自祖国各地的10万大军用一生，把军装的颜色献给了大漠戈壁。他们自己死也不占一块绿地，茫茫黄沙中所有的墓碑都写着姓名、籍贯，永远向东！广西一位黎族老母亲，不识字也不会说普通话，为去新疆探望儿子，便请人把儿子的地址写在一块白布上缝到胸前，半年后辗转到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，从此留在那里为官兵们做饭，大家都叫她“妈妈”。老人家笑说：“我究竟有几个儿子，数也数不清了！”

新疆建设得越来越美，许多现代化农场面目一新。雪山水浇绿了一片片青稞田，员工院里的葡萄、苹果、香梨不时能砸脑袋上。我一次被感动了。在一次数千人参加的露天联欢会上，两位艺术家朗诵了我在当地写的诗——

我登上昆仑山，再没下来过；
我走进大戈壁，再没出来过；
我举起坎土曼，再没放下过；
我种下一棵树，再没离开过！
我用一生，把军装的颜色给了沙漠，
留给自己的只有一座墓碑，向着故乡明月……

在场的很多老兵都感动得哭了。
几十年来，我就这样奔波于全国各地，真真

切切目睹了曾经的荒山大漠变成青山绿水，老屋草棚变成幢幢小楼，百姓的服装也变得多姿多彩。同时我也从生活深处“捞”出了许多仁人志士，比如山西省的“种树大王”，黑龙江省富了“光腚屯”的老支书……

只上了四年小学的贵州姑娘杜典娥看到全村散居于山坡，没有学校，年轻人因不识字不敢出去打工，于是腾出自家房子办了一所三年级小学，学费是一年9斤谷子。我过乌江时听船夫讲了她的故事，于是断然下船回去找她。如今的她已年过五旬，鬓发斑白，曾搬出三个大账本给我看，全是几十年乡里孩子的欠账。后来因为我写她的文章发在《光明日报》上，县教委知道了她的事迹，特批她成为正式教师，从此有了固定工资。

复员归乡的战斗英雄王明礼，领我上山参观茶园的时候健步如飞。路上他打开行李包，我才得知，几十年来有两样东西他一直带在身边：一是全班战友的花名册（其中有两位烈士），一是一把老军号。每天清晨，他都最先上山，吹响军号，组织乡亲们上山种树。走进茶园休息时，说起他在边境战场上为抢救战友受过伤的过往，他卷起裤腿告诉我，左腿没了神经，钉子穿过脚面都没感觉；而右腿——说着他忽然解下来，“砰”地扔到七八米外的墙角，吓我一跳，而他却哈哈大笑。

面对这些默默无闻的仁人志士，我还能有什么选择呢？只有深深的感动——采访时泪流不止，写作时也泪流满面。有一次，在贵阳一个扶贫移民安置区写作，女服务员进屋见我抹着眼泪，赶紧把经理叫来，问我有什么要求？我说，没有，是贵州老百姓把我感动了。经理立马派人送来半个大西瓜。我曾问搬迁进楼的老农：“新生活有什么困难啊？”答说：“我们就是不会开保险门！”

在全国扶贫攻坚的热潮中，我决定，干脆全国走一圈。途经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地带时，因沙暴袭来，失去方向，吉普车深陷沙沟，车子疯狂打转却寸步不动，我们只能口干舌燥地坐等救援到来。三个小时后，一辆红头大拖拉机到了，我的红毛线帽却不知刮哪去了……

整整10个月，我带着电脑包和小台灯，入陕西、穿云南、进贵州、越广西、到华东，专找贫困的地方走，最后绕到黑龙江省的“光腚屯”，写出了后来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的《国家温度》。

就这样在全国各地奔走采访，辛苦吗？当然，但也快乐多多，因为亲眼目睹了国家的欣欣向荣和新时代的山乡巨变。在新疆参观一个绿色长廊般的农艺园时，我抱起一个近百斤重的大南瓜照了相。一位老园工送我一束“碰碰香”，只要轻轻一碰，枝叶就会舒然展开，散发出浓郁的清香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，自然大为欢喜。过后，我用泥土把它栽进一个玻璃杯，小心翼翼地拎着绕全国走了一圈，一直带到北京家里。老伴也很喜欢，把它仔细栽到阳台上的一个大木盆里，还在网上买了各种精制肥料。现在，满阳台都是“碰碰香”的天下了。

我想，也许这束来自新疆的“碰碰香”就是一种吉兆吧。它意味着我们在新时代的追求和进取，只要去感触、去培育、去精心养护，中华大地、绿水青山，哪里不是“碰碰香”呢！

人生有一种召唤叫责任，有一种激情叫热爱，有一种选择叫出发。出发，就是人生最美的姿态。

今日越西，幻与实的交叠

□石一宁

“越西”这一地名中的“西”，是从“蜀”字变更而来的。坐落于四川横断山区中的越西大地，脚踩在上面，触感是很强的；眼睛望向四处，也多见烟火人家。越西是现实的，与时光同行。县城里车水马龙，半圆形的越西县全民健身中心造型别致，气势不凡；中心长街的花蕾形路灯放射着炽亮的光芒。街两边的许多商品房建筑也很美观。我看到一个小区一座挺高的楼，楼侧嵌着四个黑色行书大字——“水墨领地”，字迹潇洒俊逸而又遒劲有力。以此四字命名小区，即使搁在大都市也绝对是领导标新，夺人耳目。然而，它实实在在存在于今日的越西。

走进越西板桥镇中心的六尺街，是在一个细雨后的下午。天已放晴，地还是湿的。六尺街看起来似乎是一条普普通通的马路，但2024年才得名的它有一段动人的故事。

板桥村和河沿村是板桥镇的中心区域，两村的街道是村民出行赶集、学生上学放学所必经的。然而多年来，道路狭窄，交通拥堵，成为板桥镇经济起飞的一大难题。2024年，板桥镇开始拓宽板桥村和河沿村的主要道路，在镇政府和村干部的努力下，96户村民全部同意无偿让地。拓宽至6米多的路面、修整一新的街道周边，连带着两村村民谦和礼让、无偿退地让路的美谈，使六尺街名动四方，成为当代美德和基层治理的典型。而“六尺街”这一街名，听说是来自四川省作家协会的作家朋友的智慧。

流连于黄昏凉风中的六尺街，站在街旁河沿村两委办公小院的一面墙前，诵读墙上书写的清华大学士张英诗句“千里修书只为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”，再品板桥人透着豪迈的两句话“古有安徽桐城‘六尺巷’，今有越西板桥‘六尺街’”，真是令人思接千载，视通万里。

阳光阴影，轻风微拂。青松村的青石板路，统一的赭黄色房屋外墙，古色古香的土碉房，村民院子里大片艳红的三角梅，墙外栅栏上怒放的朵朵蓝色妖姬，贴挂木栅上“去撒欢，放轻松，万物皆可诗”的中英文白色字体……这个曾经是南方丝绸之路古驿站的村庄，让我恍惚了。

青松村盛产花椒、烤烟，在镇村两级的规划下，村民们心怀“凉山的富春山居图”愿景，让花椒上山、烤烟下田，又引水入村、入田，进行道路硬化、厕所革命和垃圾污水治理……措施条条实在，效果如诗如幻。如今，这里已绘就“室内现代化、室外四季花”的山乡新风貌。

在瓦岩村，我似乎找到一些更强的“现实感”。这是大凉山重重包围的一个彝族村落，距离县城15公里。村落得名来源于地多岩石，而地形像瓦片的沟部。瓦岩村是四川省

作协的定点帮扶村，脱贫攻坚完成之后，四川省作协继续分批派出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，接力推进乡村振兴。

民以食为天，文学单位帮扶，也首先得从物质上的精准帮扶入手。瓦岩村常住人口158户787人，仍有边缘易致贫户等监测对象17户73人，其中已消除风险的7户37人。全村共有耕地920亩，主要种植土豆、玉米……看着这些数字，着实让人心里不轻松。四川省作协现任驻村干部是2023年7月派出的，他们到任后积极引导村集体整合资金投入水厂，为村集体每年增收3万元；协调县里相关单位为村里捐赠并安装路灯；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，鼓励村民硬化自家院坝、地坪、入户路；为村道开挖排水渠，解决污水横流问题。

文学单位的帮扶，当然也要体现自家特点，要有点“文学性”。一方面，四川省作协为全体村民捐赠桌子、板凳、家用垃圾桶、不锈钢碗筷瓢，为失依儿童捐款，为困难儿童提供助学金，捐赠书包、文具、暖冬物资，常态化参与控辍保学等。另一方面，他们还先后组织镇村多名干部代表赴厦门大学、泸州市委党校参加培训，为板桥镇相关小学和其他单位定点帮扶村捐赠大量儿童读物，更组织多名

作协到瓦岩村开展“彝族人民过大年”的传统节日“新时代山乡巨变”文学与你同行——“走进瓦岩”等主题活动，为瓦岩村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注入新鲜、温馨和高雅的内容。在四川省作协设立的“书香瓦岩学堂”里，我看到了四壁挂满作家的书法和画作。这寂静的山村中，这些书画如一盏盏点起的灯，在闪闪昭示文学艺术与百姓生活、人间烟火的关。

碧透的观音河、神秘的拜仙桥、潭化飞瀑的水观音、金马山上文昌大庙的袅袅香火、紫府飞霞洞和鼠石的生动故事……距越西县城西南七公里的中所镇文昌故里，则把我带进了一个神话般的幻境之中。

碧透的观音河、神秘的拜仙桥、潭化飞瀑的水观音、金马山上文昌大庙的袅袅香火、紫府飞霞洞和鼠石的生动故事……距越西县城西南七公里的中所镇文昌故里，则把我带进了一个神话般的幻境之中。

碧透的观音河、神秘的拜仙桥、潭化飞瀑的水观音、金马山上文昌大庙的袅袅香火、紫府飞霞洞和鼠石的生动故事……距越西县城西南七公里的中所镇文昌故里，则把我带进了一个神话般的幻境之中。

碧透的观音河、神秘的拜仙桥、潭化飞瀑的水观音、金马山上文昌大庙的袅袅香火、紫府飞霞洞和鼠石的生动故事……距越西县城西南七公里的中所镇文昌故里，则把我带进了一个神话般的幻境之中。

碧透的观音河、神秘的拜仙桥、潭化飞瀑的水观音、金马山上文昌大庙的袅袅香火、紫府飞霞洞和鼠石的生动故事……距越西县城西南七公里的中所镇文昌故里，则把我带进了一个神话般的幻境之中。

稻田边的琴声

□邓跃东



拉小提琴的袁隆平

来到安江镇时还是寒天，收割后的稻兜一片齐整，横竖正直，像威武的阵列。可以想见，夏季这片稻田的葳蕤长势。这里是安江农校旧址，曾是湖南省培训水稻种植人才的地方，也见证了袁隆平及其团队培育杂交水稻的过程。后来，学校合并迁往怀化市，留下少量试验稻田。如今，校区成了观光、学习教育、旅行打卡网红地，农田一下变得更热闹了。

一边种田，一边拉琴，袁隆平在沉重的工作中营造了空灵的心境，助进了思维的活跃、灵感的闪烁。

袁隆平演奏小提琴的这一爱好还影响了很多学生。20世纪50年代，安江农校首届培训班毕业时，学生李俊杰向袁隆平提出心愿——是否能将小提琴送给他？他会带着老师的琴声走向更远的山乡农田。袁隆平一口答应了。2007年农校首届学生毕业五十年聚会上，李俊杰带着这把旧琴来了，并深情讲述了几十年的人琴沧桑，让人热泪盈眶。如今，这把小提琴保存在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。

袁隆平是怎么看待小提琴之道的呢？他到晚年依然热爱拉小提琴。他喜欢《行路难》这首曲子，70多岁时在“科学在中国”的文艺晚会上，还深情演奏过。我找到视频听了，曲调折返，琴声锐利，像是看到了一个人背着沉重的行囊蹒跚在路上。袁隆平说，这首曲子是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先生创作的。在科学的征途上，非都是坦途，常常会起伏不平、弯弯曲曲，但只要像琴弓往返一样，一步一步走下去，路便行得通了。

坚硬的生活需要柔化，小提琴正好具有这个功能，帮助袁隆平找到诗和远方，支撑他长久的战斗姿态，走到最理想的稻田边。

新天